

才将那口泥水咽了下去，再环顾四周，彭三郎觉得自己还是错了。他是全班，也是全院个子最小的学生。女生们索性叫他小不点。第一学期，他去得最多的是图书馆，胡乱地看书，想找快速长高法。他悄悄买过增高垫，快速生长针剂仪，还喝过快速生长液，非常难喝的液体。还是没有用。后来，彭三郎选择了一种倒悬法，将身体倒悬在双杠上，世界顿时变了样。

高家庄的村部也配有双杠等健身器，双杠下全是乱长的草。彭三郎抓住满是灰尘的双杠，往上撑，一个也撑不了。他还是逼着自己爬了上去，坐在双杠上，环视着高家庄的村部，这个村部还是缺少一条通向仙女镇的硬化化道路。想到要修这条路，还有这条路的钱，彭三郎赶紧上来，差点崴了脚。彭三郎以前总是睡不起床铺，说干部部如何如何，现在让他做干部，仅仅一条道路，就让他急促不安，呼吸不畅。难怪张芥麦说他，你也别躺下一个笔头子了。可是，他只剩下一个笔头子了。结束这个所谓的挂职，他再也不做什么后备干部了，也不来挂什么职了。彭三郎想，他得回到属于他的榆树河去，他不能再浪费时间了，他得好好读书，他得好好写作，长诗《完成》还没有完成。

彭三郎忍着脚疼回到宿舍，又打了一个电话给白若君。白若君说正准备打电话给彭局长呢。彭三郎向白若君解释了后备干部的一些误会，他说他以为是送文化下乡，却是做后备干部。你说我像干部吗？你说我能做干部吗？白若君回答说，彭局长过谦了，世界上最好的就是干部。彭三郎说，那是我们书生的想象而已，你来帮我筹这三十万？白若君说，你还不不能做干部，这三十万又不需要你从工资中扣？你慌张什么，千年不赖，万年不还。这八个字你听说过吧。你最多活一百岁吧。还有，你在乡下能有几年，反正先拿规划，我看你先把交通设计图做好了就行了。这个设计图吧，我估计也不需要你做。因为你只是挂职干部，又不是实职，再说了，修路这事你不要乱掺合，千万不要乱签你的名字……

非虚构

父亲背着手向村外走去。这是我看到的唯一一个打过我父亲的人。我憎恨这个打我父亲的人。十几年我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。我每天从他屋檐下经过，上学和放学都看到他，看到他，我心里充满仇恨，也充满恐惧和担忧。

我应该喊他爸。父亲的叔伯兄弟。一天，有人指着一个肿胀的老太太说：这就是你大娘。

你外婆人称大伯母为大娘。我们称大伯母为大娘有着深刻的人文关怀。就像长嫂为母，长兄为父一样深情。大娘有着比娘更厚重更权威的意义。

在冗长而贫瘠的生存环境里，大娘的含义并非真实意义上的大娘，它被现实扭曲为路边问路人张口即来的问话一样随意，有几分尊重，但无实质意义上的浓浓亲情。我不关心大娘打哪里来，来做什么。她与我有什么相干呢？

我瞥一眼，远远地跑去。

警一跟，我分明看清楚了她。

她是一个头发干硬花白的老人，宽大略长的脸，浮肿，刻板，脸上没有任何与我亲近的表情。她的眼睛是通远的，我看到她眼睛里的光芒。我看到她的手指筷子一样长，她的胳膊腿也极其粗壮修长。脊背僵硬，属于那种人高马大型的女人。在她步入老年之后，这样高大的身躯除了笨重之外便是难以负荷的沉重了。

她一直坐着。动动胳膊，动动手。她不停地说话，她的声音有点沙哑。她说话的时候，露出嘴唇白得发灰的牙齿，牙齿有一点外呲，龅牙也白得颤起来。

大伯母说话的声音不高，轻缓而轻柔，带着低低的哑音。我喜欢听她说话的声音。她却没有拉住我的手，问我什么。她说出的话，都是我不喜欢听的。她说：查子不过日子，是败家子。又懒又脏。是说我父亲，她的小叔子。带着恨铁不成钢的恨意。 （二十九）



兴化日报 宣

有的人

〇庞余亮

到了高家庄，皮卡司机随即就通知了一个人。从电话中传来，那人是高主任，应该是高家庄的领导了。

高主任年纪不大，他让彭局长叫他小高就好了。彭三郎说，还是叫小高主任吧。小高主任同意了，左一口彭局长右一口局长。他先陪同彭局长在村里走了走。高家庄规模中等，比他们彭家庄大不了多少。村子里的人不是很多，高主任说还是有人的一，一部分在镇上打工，还有一部分在高家庄的皮革厂打工。彭三郎问皮革厂的税收怎样？高主任回答说每年20万左右。彭三郎在心里算了下，一年20万，一条路要30万，远远不够。

天色慢慢暗了下来。高家庄的暮色和城里的暮色不一样。西南的金星率先挂了角，再后来，天上的星星就像到操场上排队的学生，一个个出来排队了。彭三郎跟着小高主任穿越满是星光的夜空，来到挂有中老年活动中心的一间屋檐，推开一看，却是布有餐桌的小食堂。里间烧饭，外间吃饭。

小高主任把在里间烧菜的厨师傅王姐叫了出来，告诉她，这是新来的彭局长。王姐乐呵呵的说，彭局长还没有成家吧，好年轻哦。小高主任打趣道，别犯花痴了，人家有夫人了，长得比章子怡还漂亮。

王姐说，我有自知之明，你都看不上我，人家彭局长哪里看得上我这个胖子。

彭三郎被调侃得很不自在。五六秒之后，彭三郎在昨天的梦里写了很多诗，一行一行的，在纸上写着。他每写一行，王姐倚在他的背后读一行。王姐每读一行，小高主任就拍一次巴掌。后来不知怎么的，就转到了拍卖现场，陆镇长负责拍卖他写的诗，举牌的却是高家庄皮革厂的周老板。乱七八糟的，也不知道后来那诗拍卖出去没有，更不知道那诗的内容是什么。彭三郎记得这首诗的题目：《到高家庄看星星吧》。

流浪的女儿

〇孙爱雪

我家的屋不能住了，要倒塌，我找过他。我父亲住院了，没有钱看病，我找过他。他的拒绝和敷衍。他的高高在上的表情和不屑一顾的厌烦，我今生不会忘记他。我必须记住他。在我心里，他是权力的魔鬼，操纵着我和我父亲在更难过的日子里挣扎。

关于五保，我想说我不叫五保，不叫。这种含有污蔑性的称呼一直压迫着我。我一辈子都没有释然。背着这样沉重的灵魂桎梏，我向谁索要心灵的平衡？命运的阴影如影随形。可怕的苦难背后，有挥之不去的深入骨髓的耻辱。它像影子一样如影随形，梦魔一样纠缠在深夜的惊恐中。五保是一种社会制度，是国家给予没有生活能力人的一种生命保护。但是在民间，演绎成为一种歧视，一种对弱势群体侮辱。现在国家给生活困难的家庭实施低保待遇，享受到低保的人却是那些掌权者和掌权者的亲属朋友。真正生活困难的家庭，却享受不到国家的低保政策。社会已经发生为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人的思想理念、价值观也今非昔比。命运的不公一直存在，从古至今，弱规律一直为人类，穷弱强食，自然规律？庞大的人类，有思想、有理智、能克制的人类，在欺压、迫害和自私自利中，人性变得面目全非。

我想说每一个人都不是身背黄金来到这个世上，事实是每一个来到这个世上之后，所笼罩的光环完全不一样。不公平从降生的那一刻开始注定一个人的卑微和强大，这是命运铭刻在你身上的影子，先于沉重的负重施加在你身上，或匍匐于地永不得翻身，被人耻笑、侮辱、轻贱。或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，于心中长存浩然之气，用毕生的努力改变命运的歧异。一个人不能选择怎样出生，但是能够选择怎样活着。我自幼年知道人活着必争气，世上有繁华三千，不是自己的，绝对不能屈辱去拿。人必活出人的样子，活出人人尊重的样子，绝对不能卑躬屈膝，任人践踏。

屋后一片闲地，闲地上有枣树、榆树、苦楝树。

枣树在西北角，靠近地界，是一株大枣树。枣树旁边是一排小榆树，篱笆一样隔开我家和叔家的地。

地北端长一株苦楝树，在堂姐家的土墙根。堂家的女儿红把钥匙忘在家里，她从楝树上爬过去拿钥匙，我站在树下托她的脚。

她中间也是榆树，手腕粗的，脚脖粗的，歪着的，斜着的，断枝扭曲着耷拉下来。

春天第一朵花儿是榆树的。光秃秃的榆树上黑色的花蕾黑玛瑙一样透亮，一粒粒排列整齐，像春天的发卡，别在早春的枝头。那些黑色的花蕾里露出绿色的铜钱，一串串，一簇簇。

父亲在榆树枝上摘榆钱花。

大的小的榆树都开花。一朵花蕾开一次花，一棵树，一年只开一遍花。等不到榆钱花老，青嫩嫩的花片刚开出来便被一双手迅速地摘去。榆钱花落入柳条编的小菜篮，落入黑砂盆，掺上玉米面，蒸出黄色的窝窝，窝窝里可见榆钱花。有榆钱花陪衬，生涩难咽的树皮，红薯面质软，呈乌黑色，属于最差食物。红薯面既无营养又没味道，蒸窝窝是勉强做成。父亲把榆钱花掺进去，味道大变，小窝窝软软的，黏黏的，吃嘴里像粘糕。

我喜欢吃红薯面做的榆钱窝窝。

从榆钱花开始的春天，是饥饿的春天，也是有了补给的春天。摘完榆钱花，榆树的叶长出来，嫩的榆树叶青菜一样柔嫩，散发出玉米



乡巴佬，你等着，壁虎大哥一定教训你的！男生们捂着拐着退去了。阿蓉鄙视里有些惊异的神色。

“壁虎，谁认识壁虎？”我不顾阿蓉是否会喊我流氓，一把拽住阿蓉的手。阿蓉不惊不慌：“我哥！壁虎是我哥。”阿蓉答应帮我忙，介绍我到壁虎门下。我则成了阿蓉新一任保镖。

阿蓉让我送她回家。那天晚上没有月色，天黑乎乎，只能摸索着移步。阿蓉住在北门外，狭窄的巷道里连路灯都没有。一只猫从路中一声尖叫窜上一座低矮的棚顶，一队绿眼睛盯得我心里发毛。

我努力地看阿蓉。我的眼神一定摸到了她的美丽。

她说不许看。然后告诉我“壁虎”的由来。

我哥小时候总是淌鼻涕，用大人的话说是通了长江。我们家邻居和全学校的人都喊我哥“鼻涕虎”。我哥学习不行，但劲大，也好斗。我哥13岁时跪在福爷的门前不肯起来，直至福爷允了收他做徒。拜师一年之后，我哥在体育场一人斗5人，把5个仍然喊他“鼻涕虎”的打得满地找牙。我哥新换的牙门也飞掉了。福爷知道后只说了一句“明天教你摔跤”，就带我哥去练刀。福爷掏出一个布兜交给楚水城有名的牙医张大牙说，镶个纯金的。张大牙又是做模又是上药。我哥不仅流了鼻涕，还满了口水。福爷掏出手帕给我哥拭，壁虎能登高飞檐，你就起个名叫“壁虎”吧，也好记，跟“鼻涕虎”又接近。

福爷的话比皇帝的话还管用。我哥便让兄弟们在街上亮开嗓子跟他打招呼。壁虎老大去哪儿？壁虎老大那事派出所管不了，你一定要去。

到阿蓉家门口的时候，散开的门却漏不出灯光，我刚从暗处出来，眼睛不大适应，但我看见有一堵巨大的黑影向我压下来：哪儿来的野小子，阿蓉，让他快滚。

我滚得很快。从他的姿态和发声中我猜得出那是壁虎，允许我快滚是他对我的宽容。我一点不怨阿蓉。我毕竟看到了壁虎，尽管是一个模糊的影子。

《垓下之围》我终究不能流畅地背完。老师一挪嘴角，我知道是让我站到墙角处。老师以为是惩罚我。我在墙角却正好能在老师背后看到阿蓉。

阿蓉的眼睛又红又肿。

我的内心再次剧烈痉挛。我的预感像苍蝇一样嗡嗡叫着围着我昨晚梦见的一滩血。老师很威严地训话：从今天起，寄宿生没有班主任的允许，一律不许出校！昨天晚上体育场发生了一起恶性斗殴，歹徒双方动用了砍刀、棍棒，还有九节鞭。

我的心一紧，老师说，最严重的可能命都难保，除了侥幸逃脱的，公安机关已逮捕案犯100多人，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……

“报告！我肚子疼。”我打断了老师的话。老师涨红正浓，一点不介意我的冒犯：去息一会儿。

我随即窜出了教室。已经是正午时分了，体育场一片沉静。劣质草皮的足球场，布满了癞疤，看了让人恶心。阳光惨淡，锃亮的双杠在我的揣摩下反射着马口铁的青冷的光芒。

我禁不住又是一阵痉挛。我漫无目的地在草地上游荡，我很懊恼，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像九节鞭一样直捣我的要害。先是毒蛇一样爬进我的心脏，后又像根钉戳我的脑门。

真的，我懊恼不已。尽管我已经看不出这一地枯草曾经怎样堆里显头露脸的。但我没想到女同学阿蓉比我们村里所有女人都美，更没想到放学的时候她带着几个男生拦住了我：“乡巴佬，思想意识有问题吧？怎么老盯着我看？看脸也就算了，还看我的胸！”

“找死！”几个男生不由分说扑到我跟前。我承认我看了，但我更喜欢战斗。我一点没因为理亏而手软。

我无法抑制我的泪水。这是我少年时代最悲伤的一次流泪。

点燃创业激情 放飞创业梦想



我再次把目光移到舱外。河水带着清凉的气息以波浪的步伐远去，而一路冲刷着河堤的浪花却紧紧追赶着轮船。它们从倾泻的河岸奔过来的时候，是深褐色的；而当它们从一排芦苇跟前掠过道上的时候，是洁白的，我想，应该像奔跑的羊群。

那天刚下完一场大雨，牌楼路上布满水塘，“壁虎”带俩兄弟去见福爷。

我转过头看到走道那边的座位上4个小青年正在头头是道地说什么。壁虎肯定是个人物，而福爷一定是个高人。我这样想。我看不清说话的人，流行的大背头发型像笼头一样罩住了他们的脸部。褪色的牛仔喇叭裤，把他们的手臂部和大腿绷得快要开裂了。

这时有两个泰州小瘪三迎面走来，壁虎只顾关照俩兄弟见了福爷要行怎样的礼，没曾想一脚踩到了瓷砖上，一串泥水溅到了泰州小瘪三的白色球鞋上。

你猜怎的？那小瘪三两眼一瞪，伸手一拦：朋友，没长眼睛吗？壁虎俩兄弟抬腿上前，没开口便把壁虎两臂格开：呸，光碰了说话，没想到踩了瓷砖，实在对不起朋友！我顾不得父亲皱眉头，索性就转过身去。

对不起顶屁用，快，替老子擦净！俩兄弟喊了一声“沙堡小”又准备上前，壁虎不愧是老大，再一次拦下俩兄弟说：我擦，便掏出手帕。

手帕擦得干净白球鞋吗？老子要你舔！沙堡小脸上的肉都在忘乎所以地跳。

壁虎是什么量气，他一点也不计较小瘪三的蛮横，只说：舔也不顶事，不如赔你一双新鞋吧。

我周身的气都在奔突——壁虎大哥，我一定要拜见你！你是我梦中命中的大哥！小瘪三八成是个木冲子，喊了一声“皮在身上、肉在店里”，扬手一拳正中壁虎左眼。玄即，壁虎左眼眶隆起，左眼充血。

俩兄弟再不顾老大的阻拦，眯目欲血：我操，到了楚水城也不问问壁虎爷是谁，竟跟太岁玩横，今天非秃了你不可！

我最讨厌人卖关子，就像讨厌老师出题不公布答案一样。这家伙在节骨眼上又是咳又是吐的，还使劲扭着破芭蕉扇。

“壁虎爷”三字一出，小瘪三脸上当即脱了色——壁虎爷？妈啊！喊妈顶什么用，喊妈奶也晚了。沧海横流，方显英雄本色。壁虎一边眨巴着左眼，一边说：朋友，壁虎我已把你二位逼得无墙可倚了，划道吧！

小瘪三连喊：虎爷爷，我们就是来投你门下的，不曾想……我看着那张唾星四溅的脸，我已经想象得出小瘪三怎样的下场。

进城读书也好，我一定要见英雄壁虎。

“我现在去看行吗？”“绝对不行。我哥说了，天机不可泄露。”阿蓉的哥哥肯定有名字，但阿蓉从来都只喊“我哥”。

我不知道阿蓉“我哥”的学名，但我晓得他在全城小青年中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叫“壁虎”。

我进城插高二班读书的时候，在拥挤的轮船上，父亲小心翼翼地告诉我，农村户口的学生，如果考不上大学就只好回家种田，种田虽说很光荣，但毕竟太苦了，唉——

父亲语重心也长，我却听得发腻。我晓得自己不是上大学的料，我最烦别人跟我商讨考不上大学的危险性。

轮船由东向西行，8月的农村田野里布满了待镰的稻谷和云絮般的棉花。太阳光压过了，稻谷和棉花都低垂下脑袋。热浪从田埂上滚过，远处的村庄在后退的过程中飘飘然，像要蒸发掉一样。

船舱里更是充斥着莫名的体味。我找不到一个准确的名词来告诉你，那到底是怎样的气味，有别于牛棚、鸡舍，也不是猪圈里的气味，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却未必小于那些地方。

父亲物我两忘，两片嘴唇一张一合的样子像个卡通。

事情是从我浑身痉挛开始的。那一年，上大学不再是由公社革委会推荐了，而是要通过考试。

我必须承认，我很不幸运，这一年我刚好读高二，也就是说，想上大学就必须考试。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都怨我的父母，怨他们没有早几年恋爱、结婚，早几年生下我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没准我已经是被推了荐，夹着牛皮包在天安门城楼下晃来荡去。

但我成了恢复高考制度后祭坛上的第一批牺牲者。

联想起“祭坛”和“牺牲”这不是偶然的，因为我的奶奶每天早晨起床净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焚香祷告，祷告的内容千篇一律：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，保佑我家宝贝上大学、做高官、娶房好婆娘。

“宝贝”是家里人唤我的小名。

让菩萨保佑我上大学，对此我很烦；接着要菩萨保佑我做高官，这让我发笑；至于让菩萨保佑我娶房好婆娘，我倒是一想过，菩萨就是观音菩萨，她很漂亮，想必她给介绍的女子一定也会很漂亮。

那一天早晨，太阳晴朗明，透过玻璃窗户外射进来，正好罩在我的头上。

老师正在讲文言文《垓下之围》。我在想项羽，想通体黑亮的宝马乌骓，更想让英雄项羽爱得不知所措直唤虞兮虞兮的虞姬。

后来，我的双眼开始散光，老师的声音也渐渐消失，只看见他实在有些丑的嘴在一张一合。那有些下坠的嘴角让我想起马缰长期勒索后的马嘴。还有那两排被烟熏得黑乎乎的牙齿。

我开始看窗外。

一只壮实的雄鸡在那棵塔松底下，先用右爪刨，再用左爪刨，鲜红的冠子像一面旗帜，在它顶上一会儿右飘，一会儿左飘，五六只母鸡紧紧地团结在那面旗帜的周围。只一会儿，那雄鸡抬起了头，先运足了气，仰起脖子一声鸣叫，我觉得比它是音乐老师的气韵还长。不过这不好比，它是雄鸡，音乐老师是女老师。雄鸡在喉头完成了最后一节回音之后，在母鸡队列中看来看去，一副林立果选妃子的派头，最终骑到了一只小母鸡身上。

我向塔松顶上望去，一阵阳光扎得我头晕目眩，再用左爪刨，鲜红的冠子像一面旗

子，在它顶上一会儿右飘，一会儿左飘，五六只母鸡紧紧地团结在那面旗帜的周围。只一会儿，那雄鸡抬起了头，先运足了气，仰起脖子一声鸣叫，我觉得比它是音乐老师的气韵还长。不过这不好比，它是雄鸡，音乐老师是女老师。雄鸡在喉头完成了最后一节回音之后，在母鸡队列中看来看去，一副林立果选妃子的派头，最终骑到了一只小母鸡身上。

我向塔松顶上望去，一阵阳光扎得我头晕目眩。

我确信会发生什么事的。因为我的左心室开始痉挛。

我再去找塔松下的鸡，它们已经心满意足地消失了。几羽乱毛在树荫下颤动。塔松根部的泥，被刨得一个坑一个凹的，就像《少林寺》电影里我们所看到的武僧练武厅里坑凹不平的地面。

在这个场面上，我的双眼再次出现蓝光。我把眼光聚集到远处的水泥地面上的篮球场。强烈的阳光从平滑的水泥地面上弹起来，突然像一把乱针，飞向我的双眼！

“唐门暗器！”

我死定了。所有的眼光都像唐门暗器罩住了我周身的气门和六道，而尤其以老师的劲道最强，我甚至觉到印堂穴正承受着致命一击。

我知道我犹如犯了江湖大忌一样搅了课堂秩序，所以我决定主动站起来。

“谁让你站了？”

“哪门子暗器？”

老师这两招点了我的哑穴。同时也点了全班同学的穴。

老师不笑，我也不笑。

“笑什么笑？这种人值得笑吗？”

老师说这一招立即解除了全班同学的穴穴。老师说继续上课。

我开始打腹膈，写检讨书。这肯定逃不了。坐在我左前方一排的阿蓉小幅度地回过头来朝了我一眼。我一下子虚起来。

到底是九个半门派的掌门人，阿蓉这一眼像柳叶刀从我鼻尖下扫过，我头皮发麻。

“尊敬的老师：由于我学习目标不明确，所以我学习态度不端正；由于我不能严格要求自己，所以我上课开了小差；由于我不求上进，所以我成绩落后；由于我胸无大志，所以我有混混的思想；由于我……”

“停！”

我抬起头，又看到了那对下坠的马一样